

伊濱集

欽定四庫全書

伊瀆集卷十九

元 王沂撰

記

集古印譜記

吳郡陸友仁雅性好古蓄古印甚富慮夫物之有形必有終敝也乃櫛撫其家與好事者所藏模其文為集古印譜錄尚方小璽王侯將軍都尉太守所佩郡丞長史丞尉歸義率善善長護軍騎督軍典軍司馬北軍中候三

老等所綰與夫漢衛青下至晉韓壽等所懷炳炳然累
累然何其多也稽時世先後書制度形象考前代制辨
古文籀篆分隸之同異又何其精且博也嘻方其磨礪
以成形欸識以成文組佩匣藏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固
不期於湮淪散棄也荒墟敗冢之間草莽所翳沒兵火
所垢蝕耕夫牧子之所弄刈又豈期於隆好者以為奇
異之玩也噫物之顯晦有時抑又有幸不幸者耶豈久
而必有相得者亦理之常也耶是以君子之於已自得

而已不汲汲於外也或謂今之好古者聚物斯譜有焉
余曰不然犍為之磬汾陽之鼎秦璽漢劒曲阜之履歷
世傳以為寶寧尚賴其用哉亦云上古而已是譜也上
下數千載間考其制訂其文如見其人其善以勸其惡
以戒毋但為玩好之具而已天厯三年春三月記

祀南鎮記

皇帝紹膺寶命祇適先猷歲時遣使天下禮祀於名山
大川所以寵綏神靈祈為元元蒙豐年德至厚也至順

三年三月文林郎史館編修臣王沂筆且齊臣拜特穆
爾將上旨走北嶽南鎮以某年六月五日奉御祝簽香
錦幣抵會稽既齋之明日率守臣大中大夫紹興路總
管府達魯噶齊布哈嘉議大夫紹興路總管蘇炳即祠
下前祀三日風雨晦冥雷動岸谷薦鬯之夕天宇澄霽
宿霧朝雲若塭逢篁籩豆既旅三獻在庭展器告備降
登俯興悉如禮遲明神光燭天湖波如席環顧會稽山
雲氣勃然若蹲踞虎而翔鳳鸞靈貺顯著如此意上受

命於穆清有司以忠信恭恪將之使然歟其穆然臨享
熙事備成也宜會稽東南之衝風氣清和無氛沴霧毒
之虞壤擅粳稻魚鹽竹葦材木之饒無躡短素困之民
俗尚禮讓而右文無椎埋盜奪侵冒之姦百餘年間桴
鼓過鳴戶口蕃庶是皆列聖德澤涵煦而然然陰隲幽
贊寔神之功今上以聖德懷柔百神協氣所召來甦嘉穀
之實芝草醴泉之瑞期應而臻至宗祖之功德由此而
彌光廟社之安榮由此而彌固然後來增封廣禪之義

類於名山以答神貺臣沂當為聲詩被弦歌勒金石以
昭示萬世若夫今日之事姑書以記歲月

祀中鎮記

皇帝承天之序嘉與寓內同其福禧歲時遣使祀名山
川所以嚴報禮遵故典也至元六年庚辰二月甲申朔
二十三日丙午應奉翰林文字臣某翰林待制臣沂賓
承之致禮於霍嶽中鎮崇德應靈王廟下有司供具有
常制降登興俯有常禮遵亘既旅三獻在庭黎元不知

助者懽悅是蓋皇帝嚴恭寅畏致然神聽昭答捷若影
響有不得而辭焉者其蒙嘉氣獲豐年固宜謹書歲月
以俟

祀西鎮記

皇帝歲時遣使分道四出登名山川祈為百姓育穀也
至元六年春應奉翰林臣某翰林待制臣沂奉御祝香
幣而西三月甲辰朔越十日抵吳嶽齋於廟中明日甲
子吏告五鼓有司請行事事已請紀歲月沂瞻吳嶽五

峰聳峙雄秀固非他山可望而威靈烜赫驚動一方其
作鎮西土為列聖尊禮而士民敬畏也宜初沂過扶風
道中見民有操瓢囊負任輓車挈攜老弱累累然而南
覲得水漿藜糗竊活旦暮者曰秦鞏之間歲數不登將
就食他壤臣沂仰惟列聖德澤雲蒸日照百餘年間是
宜田耕井飲安於閭里茲者吏之不良無以奉宣德意
於上恩或壅於下情或有所未達也不則何以乖戾若
是然陰隲幽贊易沴為豐俾粒食縷衣跂行喙息翔舞

太和涵濡茂澤是盖有望於神焉

歸雲洞記

龍首山在漢長安城南其土赤而堅其形蜿蜒如龍首
飲清渭尾蟠樊川縣聯六十里長安地皆黑壤城土色
火而石堅關中記云取山土以築之也城有陶以居若
古之穴處者窅而深穹而有容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同
年友王君君冕樂而居之扁曰歸雲屬記於沂沂謂子
居於陶亦知陶之事歟其塼埴以成形也為甃為簋為

盆盎而厚薄圓方大小之不同也薦宗廟等瓦礫而貴
賤之不一也及其毀棄則歸其故而已雲之為氣也亦
然其觸石而出也散而風聚而雨而用捨之異也膏乎
良苗靈於海降於山而運之有合否也及其變滅則亦
歸其故而已天之生材也亦然陰陽之運人物之化無
窮也氣質之參錯不齊也窮達得喪之遇不一也及其
所以昭於世而傳乎後者歸於已而已固無待乎外也
子其為我出戶而望是山逶迤而北漢之建章未央遺

址錯峙東則唐之大明含元紫宸之基在焉俯視玄灞
素漣沛公之所按劒而秦嬰之所胷組出降西則長楊
五柞之館南則終南太一四皓之所從遁也計其壯麗
瓌特之觀熏灼四海之勢昭垂日星之明而今日之故
墟荒壑風霜荆棘狐貉之與穴而樵牧之所嘯歌也迹
其盛衰之變其猶雲之過乎然而吾所恃以常存者盖
在此而不在彼也是為記

逸庵記

逸人何以名近名非逸也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宿道
可也宿名非也善乎介之推之言曰言身之文也身將
隱矣何以文為若之推可謂不累於名矣漢韓康賣藥
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
君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
有我何用藥為乃入霸陵山中康避名誠是也恐人識
之默而去焉可也何必曉疑者以吾果韓康孔子隱居
以求其志未見其人也信歟華陽處士史君遵道以經

學教授鄉里士之從游者踵相躡也其游翰林編修王伯昌名其燕休之所曰逸菴若將隱焉者吾聞唐鄧間多逸人高士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游者故余以此告之

義應侯廟記

伊陽之西南二十里有山屹然斗起曰木門據山之巔有屋數十楹列峙其上則義應侯之廟也攷於圖記梁開平三年卓見靈跡邦人祠之自茲始宋慶厯中軍賊

張海陰誘其衆謀掠茲邑禱於侯弗利餘黨以故潰熙
寧八年六月詔封今號治其廟舍侈而新之後承事益
虔金季燬於兵大德中知州事馮君某守是邦問所謂
木門者則鳩樵牧宅蛇鼉獨其遺址巍然榛棘間乃慨
然令曰願建侯廟者聽伊人不挽而同併力營之三月
落成棟宇旣旣丹青相煥以重神威以報神賜雨暘疾
疫有禱輒應歲連大穰州以無事延祐四年秋八月會
余佐郡耆老相與嘉侯之賜而思馮君之美懼其後泯

泯也乃具石請記其事昔先王之法有功及民則祀之
又曰山川林谷邱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
典夫一陵一谷苟有益於人亦嚴而事之況於雄深拔
立出風雨見怪物而能禦菑攘禍蔭庇嘉穀以為一邦
之鎮則其食於伊人世世不絕也固宜是可書也於是
乎書

賜金莊義學記

御史中丞馬公既謝事歸浮光葺其先公之遺田廬以

居又以其祿賜之入置負郭常稔之田畝一百五十號
曰賜金莊公捐館之明年公子觀國相公之祠東得亢
爽之地築學舍其上堂室庖湑各以序為既成來學者
衆師生祀飲寢食之用視莊歲所入是給書來請曰願
有述余嘗論桓榮為少傅陳其輜重乘馬以誇諸生不
聞其彰君之賜以及鄉里也疏廣樂賜金之多日令家
共具設酒食與族人故舊賓客共饗以盡其餘日不聞
其養良材以報君之賜也公雖貴顯而無留資雖厯事